

我们都是害虫
吃着每一片叶子
然后，在生活的抗争与伤害中，慢慢成长。

War in
the

我们都是害虫

唐颂

著



唐 颂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7AD44/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都是害虫/唐颂著.——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404-3453-8

I.我… II.唐…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3526号

我们都是害虫

作 者=唐 颂

责任编辑=邓映如

书装设计=吴 凯 唐 芬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发行部电话:0731-5983020

邮购部电话:0731-5983015

E-mail: 80novels@sina.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化勘印刷厂印刷

200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0,000

印 数/ 1—15,000册

书 号/ ISBN 7-5404-3453-8/I.2154

定 价/ 1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序

▷ REFACE PREFACE

幸福与苦难寻常如一次清晨的散步

■花小狸

唐颂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我们都是害虫》全文十余万字,分阶段描写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时期的成长轨迹,深刻剖析了在外界与自身的双重变化与适应中一个人复杂细微的心路历程。

昨天晚上唐颂将这篇小说传给我,深夜两点的时候我怀着一丝强烈的兴奋将其一口气读完。我以为,能否一气看完一部长篇,是评判长篇成功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当然,于我们而言,这似乎还只是最低层面的。

剥去语言、形式等一切虚伪繁华的外衣,真正能打动人心带来一丝震撼的作品实在少之又少。但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在唐颂的这部小说中他完全做到了一种对心灵的解剖,呈现,冲击,震撼。

私底下与唐颂玩得很好,拥有一些属于很好的朋友才知道的秘密。不过说实话,那些秘密也没有太多罕见深刻的情节。在《我们都是害虫》里,唐颂将每一位读者当作最亲密的朋友,把所有的过往所有的秘密都微笑着和盘托出,讲述苦难与幸福一样平静而从容。但我们都知道,越是没有起伏的讲述往往越是容易惊起一水波澜。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害虫》是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因为你完全

可以将它们理解为无意识的梦呓。弗洛伊德绞尽脑汁想出的所有名词，防御，压抑，升华，投射，反应生成……似乎在瞬间失去了力量。因为作者明白快乐与幸福的天壤之别，因为作者深谙幸福与苦难其实都平常得像一次清晨的散步。

在林林总总的纸张（我不觉得那些可以称为“书籍”，因为马克思说“书籍使人进步”，而那些东西从来没让我感觉到灵魂被牵引的前进感）充斥泛滥的今天，在很多人像当年赶着呼啦圈赶着大头贴的“时尚”去赶“青春文学”赶“80后写作”这个虚伪的浪潮时，当他们一遍遍告诉我，他爱的是谁而谁又爱上了另一个谁的时候，当他们用矫情得可以拧出浑水来的陈词滥调告诉我“我望着天空，觉得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孤独的孩子”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笔触来表达心中的罪恶感。

他们是廉耻的，而廉耻的人是没有罪恶感的。我真想扯住他们的头发，让他们去看看非洲的难民！去看看瘦骨嶙峋的儿童！去看看他们坚硬的脊梁上簇拥的苍蝇！

值得庆幸的是，你所有的不满，所有的无法平静，都能够在唐颂的笔触中找到慰藉。《我们都是害虫》里的简单一切，《我们都是害虫》里的忍耐与自尊。

对于这个世界和虚无的上帝，我们早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而我们所谓的幸福，常常不过是对自身不幸的怜悯之情。

MAIN PEOPLE

主要人物

小学时期：李渔、李想、李慧、孙洋、李小书、宋棵、秦欲晓、李萍萍、李霞、胡老师、曹老师、哑巴老头

初中时期：李渔、林可、李想、宋棵、何小飞、曹建、李小书、秦欲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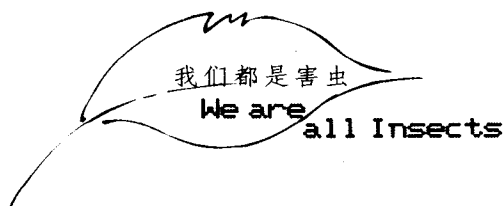
高中时期：李渔、余霞、宋棵、李小书、卢老师、秦欲晓、杨老师、方老师、孟宽

大学时期：李渔、小鱼老师、宋棵、杜鹃

1

秋天来了，秋风正凉。枝头的叶片已三三两两开始泛黄。宽敞的庭院里，三朵葵花正旺。午后的阳光像位迟暮的美人，面容慵懒而疲倦。闲来无事，我跪在地上看蚂蚁运粮。黑压压的蚁群在我面前熙来攘往。一只大青虫躺在地上纹丝不动，任由蚂蚁开肠破肚后的吮吸或搬运。六只芦花鸡和一只高冠的大红公鸡在我屁股后面抢食吃。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鸡嘴梆梆的点地声。

好奇地盯着忙碌的蚁群，我的鬼点子就爆米花似的争着抢着往外跳。我先是折一截干枯的柳枝，把长长的蚁群割了一段又一段。可不一会功夫，它们又连成了一条粗黑的线。心想：咳，这样不行，那就干脆吐口唾液淹它们。我在黑压压的蚁群上狠狠的吐了口唾沫。十多只无助的蚂蚁在雪白的唾液里拼命挣扎。满足了幸灾乐祸的心理后，我搔了



搔头皮，开心地笑了。突然，从背后伸过来一双大手，猛把我双眼蒙住。我眼前一片漆黑。我说，松开手吧，叔叔，我知道是你。我欲扳掉他铁钳般的大手，却怎么也扳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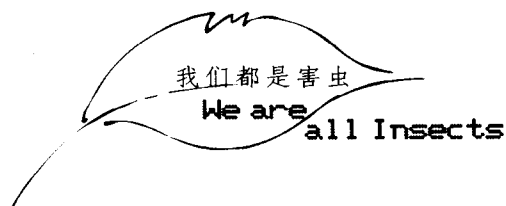
叔叔已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就住在西隔壁。按理早该结婚了，跟他年龄不相上下的人的孩子已经满庄跑了。独他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其实心里面想老婆都快想疯了。他老爬墙虎似的缠着我爷，让爷爷给他找老婆。我爷爷就说：你啥时学会过日子了，就啥时给你找媳妇。这不，家徒四壁一穷二白，桌面上常杯盘狼籍，吃过饭后，碗筷刷也不刷就扔到锅里，锅盖掀到一边，养肥了一群苍蝇和蚂蚁，看上去脏兮兮的。平时，要是二叔在家，他准乖乖的，让他上东他不敢上西，让他打狗他不敢撵鸡。要不，二叔就把他吊在树上狠狠揍一顿。眼下，二叔已带着二婶子（其实说得简单点，这是他白捡来的老婆，不过在现在看来，他们理应属于自由恋爱，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事）私奔了。前几天，二婶子的娘家纠集了鬼头鬼脑的一群人，把叔叔家的锅碗瓢盆砸了个精光，就连那两扇木制的大门也给拆了。那伙人觉得这样好像还不过瘾不解愤，连大爷（二叔的亲哥哥）家也被他们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那两扇木门的下场就是：在家门口的池塘里漂了两天。大爷的大女儿，也就是萍姐，为此大病一场。

现在好了，三老爷沿着村后的小路七拐八拐拐到他女儿家去了。三奶奶过早去世，二叔二婶子再一走，家里空得像一口锅。叔叔在院子里翻跟头撂螃蟹都绰绰有余。不过，叔叔实在聪明，他看啥学啥，学啥会啥，一句话：无师自通。他用自行车链制了把打火枪，直把我羡慕得要死。他随手扯几片废纸就能糊一面怪模怪样的风筝，但飞得就是高。此外，他还选了截“Y”形的树杈，买上几根皮筋，再拴块牛皮，就制成

了一把弹弓，天天跑去打鸟。就为这，我像是他的影子，一天到晚跟着他东游西荡，常滚打得像块泥巴。

叔叔说，李渔，走，咱们出去玩。随后，不容我分说，拉着我就往外走。我们穿过一片辽阔的庄稼地，我们像坐滑梯似的从沟顶滑到沟底。这是一条枯水沟，到处野草丛生。一些草已给阳光晒得金黄。我们面对面坐下。他说要讲故事给我听。我说好啊。然后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突然来个急刹车，哑了似的一声不吭。我迫不及待地问，老和尚说了些什么？他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说得慢条斯理，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停了。我心急火燎地问，又怎么啦？他接下来还是说，老和尚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说——我听得不耐烦了，见他在兜圈子，于是就说，别讲了，别讲了，这是骗人的。他又说要讲第二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个猎人，扛了把没有子弹的枪去打兔子。没听到枪响，连打死八个兔子。然后，他偷了个没底的锅，搭在一堆火上，把兔子放进去煮了吃。结果被一个瞎子看见了，瞎子把这事告诉了聋子，聋子忙让瘸子跑去报警，警察骑了辆没有轱辘的摩托车去抓猎人……

我问，结果呢？结果？他想了想，谁知道呢？叔叔每讲一个故事都会说从前怎样怎样，然后怎样怎样，接下来却不知道结果怎样怎样。结果反成了没头的苍蝇，横冲直撞。而且，他的故事不知是自己胡编乱造的，还是从哪儿听来的，全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谁也摸不着头脑，独他嚼麦芽糖似的，越嚼越香。头顶传来大雁凄切的哀鸣。我忙抬头张望。这支训练有素的雁队忽而扯成长长的“一”字排云而飞，忽而又拉成宽敞的“人”字上下起落。



2

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妈妈拖到深夜才缝好的书包去学校报到。走出家门时，天阴沉沉的。校园里杂草丛生冷冷清清，到处是残破陈旧的迹象。这校园对我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在幼儿园（其实是这学校的一个幼儿班）呆了一年。在那一年里老师也没教我们几个字，纯粹是放羊式管理。两个女老师轮流坐在前面织毛衣，她们穿针引线的手指在我们面前灵巧地晃动了大半年。闲暇时才看着我们做老鹰捉小鸡和丢手绢等游戏。校园里拢共有两排整齐的瓦房。前面一排是看上去很新的红砖瓦房，被一条走廊一分为二。西边是校长家、体育器材室、图书室和办公室，东边依次是四、五年级。后面一排是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幼儿班就在这排房子的最西边。向东依次是一、二、三年级。

各年级仅一个班。由此可知，李庄村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生产队。校园占地二十余亩，青砖瓦房后面是一片几位老师合伙管理的菜园，里面还稀稀落落地栽了几棵苹果树。菜园中央是巴掌大的一口池塘，听说里面养了好些鱼。另外有处挺重要的位置我差点给忘了，我们的学校大门是面朝南的，在校大门东侧坐落着一间小瓦房，里面药味弥漫。它的主人是位满头华发的老头儿，整天笑盈盈一张脸，四年级的班主任，就是在三年后常喊我软皮蛋，还笑我给舅舅写信时把称呼写成“舅舅同志”的那个挺可爱的老头儿。他负责看校，也可能是因为离家太远来去不方便吧。

这时，有些家长已领着他们的孩子来学校报到了。他们围着办公桌交头接耳有说有笑。看着别人的孩子都有家长陪着，脸上漾着幸福的颜色，心里酸溜溜的。终于盼到一个机会，我泥鳅似的身体从一处偶然闪开的空隙里钻了进去。右手抓着书包，眼睛紧盯着面前这位女老师看上去很和蔼的脸。其实我是认识她的。她姓曹，住在我家后面。按村里的辈分我该喊她大娘。我母亲跟她是同村，我母亲就是她介绍过来的，扯起来还沾了点亲戚的边，母亲喊她姑姑，我模模糊糊记得每逢年关母亲都要给她送节礼。现在，我们两家的关系突然淡化了，谁也不理谁。后来才知道她来我家借犁，爷爷说这犁是我们跟二老爷两家合伙买的，他自己不能做主惟恐两家伤了和气。顺便提一下，爷爷跟二老爷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样算来，我得喊她什么姑奶奶还是什么姑外婆，我是搞不清了。平时很少去她那儿玩，这些自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了。后来，我还听说她小学还没毕业就来教我们，从课堂上她经常念错字这一点就可见一斑。

我说，老师，我想报个名。我欲把身子再向前凑凑，发觉怎么也动弹



不了。周围的人把我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很显然，那语气不冷不热。我说我叫李渔。她说，我知道你叫李渔，我在问你大名叫什么？她的语气急速降温。我心想，她这是怎么啦？怎么说变就变，我又没招惹她？可我的大名叫什么来着，叫李、李什么？糟糕，我想不起来了，临来时爸爸啥也没交代，平时也没提过。她又问道，你的户口本呢？干吗不让你爸爸带你来？我咬紧了嘴唇默不做声。她厉声道，你哑巴了？然后把手一挥，不耐烦地喝道，先站到后面去，别耽误人家。

我噙着满眼委屈的泪水，乖乖地退了出去。泪痕被风干后，我开始打量这间明亮的办公室。虽说不上很大，但对这样一所小学校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所有的老师都在办公，屋子中央摆了架绿色的乒乓球台，木制的，比我们班级门前的水泥球台宽多了。

不知站了多久，腿也麻了，脖子也酸了。就在我没注意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我面前蹲了下来。那人问道，喂，小朋友，你是来报到的吗？那声音瓷一样脆，风一样软，蜜一样甜。我顺从地点了点头。她又问道，你还没报名吧？我照旧点了点头。她把我领到她的办公桌前（她的办公桌就在曹老师对面）。我感到她的手很温暖，就像我母亲的手。我想，她的年龄应该跟我母亲差不多。她也和母亲一样漂亮，看上去和蔼可亲。后来我才知道她姓胡，教我们数学。她还有一个女儿叫宋晶晶，在五年级读书。她的儿子叫宋棵，小我一岁，和我同班。她丈夫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一家人就住在校园内。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还是告诉她我叫李渔，八岁，姓李。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她微笑着说，那你就叫李渔，好不好？我欣然应允，并把那皱巴巴的五块钱学费交给了她。然后心想：她的笑容真美！

她帮我领了一摞课本。在我临走时还帮我整整衣衫。走出办公室，雨开始一滴两滴在下。学校离家很近，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算得上有三条路可走。东西面的是两条平坦的大道，可我偏偏就喜欢抄近路回家：穿过学校后面的那片庄稼地。学校西面是一个露天的小型水泥厂，四周也没有院墙。那些人的日子倒也过得很清闲。那一排灰不溜秋的青砖瓦房早已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刺一样摆在那儿，很扎眼。

我回到家时还早。桌上老掉牙的闹钟还在滴滴嗒嗒地响着，好像一个没了牙的老人，用牙龈不停地咀嚼些生硬的食物，却怎么也嚼不碎。我想起我的奶奶，她吃东西时也很吃力。姑姑送给她的糖果她总留给我们吃，当然更多的时候是留给我吃。我的四岁的妹妹却不解馋，常老鼠似的在背地里偷奶奶的糖果吃。

叔叔趁我爸妈不在家又来找我了。他把我拉到门西侧的死胡同里，模样鬼鬼祟祟。这时，雨像个根本就没眼泪的小女孩，为了骗取别人手中的糖果，而故意眨巴着水盈盈的一双大眼睛，一不留神就挤落了一滴两滴眼泪。叔叔不动声色地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我艳羡已久的手枪，然后毫不吝啬地塞到我手里。我有些忘乎所以，手指在枪身上反复摩挲着。叔叔诡秘地说，没纸花就不能打响，你想不想买几张纸花？我乖乖地点头。他又说，那你得给我钱，我帮你买。我说，可我没有钱啊。他佯装生气的样子说，没钱就偷啊，笨蛋。我说，可我不敢啊。他说，趁你爸妈不在，偷一些他们也不会发现的，怕什么。我心想，说起来倒很容易，可万一被我老爸抓到了，他不打死我才怪呢。他见我犹豫不决，终于甩出他最后的一招杀手锏，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你就得把枪还给我。这下我傻眼了：我怎么也舍不得这把枪，目前这可是我唯一的玩

我们都是害虫

We are
all Insects

具啊。要知道，玩具对一个孩子的诱惑决不亚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对于一块面包的渴求。我的心开始蠢蠢欲动。我想起了那个整天挂在墙上的铁盒子，里面装满了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我每天起床时都能看到它。它高过我一头。为了这把枪，我壮了壮胆，决定去偷钱。我搬了张板凳，踩在上面，手臂伸上去仍显得很吃力。我慌忙之中抓了一把硬币，但究竟有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全都给了叔叔，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3

说起来也怪，头一天上课我就起晚了，早自习没能上。早饭后我去学校时内心很是不安。临走时奶奶从衣兜里摸索了半天才摸出一把小刀，说是留我削铅笔用。那把小刀也不知是从哪儿捡来的，刀身锈迹斑斑。我跑到萍姐和霞姑家，发现她们早已经走了。我只好一个人抄近道，撒腿往学校跑。风在耳畔凉飕飕地吹着。沉甸甸的书包巴掌似的直拍打我的屁股。

我一口气跑到教室。萍姐和霞姑她们已靠近南窗口坐下。由于我没来上早自习，所以前面几排已没了空位。我只好跑到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班里的同学我大都不认识，时不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尤其是坐在我周围的几个人，陌生得让我无所适从。可能是互相之间不太了解，我们连个招呼都没打。我掏出课本和文具盒，把书包塞入桌洞。然后用奶奶送我的那把小刀开始削那支刚买来的铅

笔。可这把刀的刀口钝得像块木头，削着削着，笔铅就啪的一声断了。再削几下，又断落一截。我停了下来，眼睛盯在我前面的那位女孩的文具盒上，那里面有只精美的铅笔刀，旋转的那种，就是把铅笔插进孔中，轻轻旋一会儿，就像刨木花似的把铅笔刨得十分光滑，铅也十分细。

我碰了碰那位女孩，怯生生地问道，把你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行吗？她转过头，用一种很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转过头去，把文具盒塞进那件很漂亮的书包里。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酸溜溜的。再向左邻右座的两个男生借，他们都爱理不理地把我回绝了。我感觉这有点不可思议，他们干吗都不愿把小刀借给我用呢？我又不会把它们弄丢弄坏。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不觉鼻子一酸，委屈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落。我赌气似的边流泪边削铅笔，铅笔越削越短。本来长长一支铅笔，结果被我削成了粉笔般大小。

上课铃是什么时候响的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抹个不停。胡老师走到我身边时我也不知道。她轻轻地问道，李渔，你怎么啦？我抬头看了看她，喉咙好像被一块橡皮给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生锈的小刀和半截头铅笔，眼泪就涌了出来，也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偏就这么不争气。她看我那半截头铅笔，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她快步走到宋棵跟前，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回到我跟前，把一支崭新的铅笔和一只精致的铅笔刀递给我。我感激地望着她，她笑盈盈地看着我。可我的眼泪又不争气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紧接着我和大家一起上课。我的第一节课是在激动中度过的，可接下来的语文课又让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与孤独中。

曹老师看着我的那一刻，脸拉得比裤带还长。她说李渔你给我过



来。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惴惴不安地走到她跟前等候发落。她拿起讲桌上的教杆照着我的头狠狠敲了两下。我慌忙用双手抱住头，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说你把手拿开。我不吭声。这样一来，那教杆又毫不留情地落在我的手上。我垂下双臂，哇地一声号啕大哭。我的头和手臂痛得全没了知觉。她狠狠地说道，不许哭。我的哭声被迫中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一地。我胆怯地看着她，只敢低声抽噎。她说你早晨干吗不来上课，人家都能来就你不能。我还在抽噎。班里面静得要命。她说你回到座位上去吧，站着听课。我在座位上站了整整一节课，也抽噎了整整一节课。她在前面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进去。

一连几天过去了，家里人对我偷钱的事还是一无所知，我暗暗松了口气。谁知就在这时候叔叔又把我拉到那个死胡同里哄我再去偷家里人的钱，他口口声声说我那天给他的钱还不够用。我只好跑回家又抓了把硬币给他。

在班里面我跟周围的同学还是不太熟悉，彼此很少搭话。那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就好比影子似的尾随着我。这种陌生感和孤独感只有在周末的那天晚上和周日那天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时，我们会兴高采烈地玩些游戏，比如木头过电、捉迷藏、弹琉蛋、大刀砍、敲雪茄、过家家、抽陀螺，那游戏多得能装上几箩筐。人多的时候我当然会说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谁动谁就输了。要不我们就玩木头过电，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一般情况下，几棵树相距不远，要是一方抓到另一方，那另一方就死了，站在原地等同伴来救。要是全都被抓住了，那就表明另一方输了。双方就要调换位置。有时候我们简直都玩疯了，一个人撒腿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追。前面的人为了不让自己被后面的人追着，就撒开腿满庄跑，有时甚至跑得很远很远，再回来时游

戏早已经结束了。要是玩捉迷藏就更有意思了，有的人一口气跑到打麦场上的干草垛里躲着，有的人则干脆潜入自家门前的那口地窖里。眼下地窖是空的，里面阴暗而潮湿，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一旦红薯（我们管它叫白芋）收获，地窖就派上用场了。捉迷藏的家伙实在找不着替身的羔羊，干脆屁也不放一个就跑回家睡觉去了，害得那些傻瓜实在憋不住了爬出来也找不到一个人。这样的游戏总是有始无终，至少不像大刀砍这种游戏有始有终。这种游戏有时连大人也会加入，一边一队，相隔十多米远平行站成两排。一方喊大刀砍另一方喊胡椒眼，接着一方喊南河沿另一方喊上刀砍，然后一方喊比一比另一方喊看一看，最后一方一锤定音：单逮谁谁（必须指名道姓）会跑的。喊到谁谁就要吐口唾沫搓搓手掌，拉开拼命要闯的架势，猛冲向对方其中两个牵在一起的手臂。冲开了就从缺口处顺手拉一个回自己队来，闯不过去就算输了要留在对方的队伍中。当然，有时也有人故意闯不过去，从而留在对方。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叛徒。一旦哪一方的人数只剩下最后一个人那哪一方就输了。至于弹琉蛋、敲雪茄、抽陀螺则是我们男孩子的游戏，女孩子很少参与。这些游戏在夏天我们玩的最疯狂，当然在春秋天花也免不了。到了冬天我们还会有冬天的游戏，比如堆雪人、打雪仗，或者在冰冻三尺的河流上溜冰。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周末以及节假日我们可以尽情地玩，没人会约束我们，顶多被家里人抓回去做作业，但回到学校就什么都完了。曹老师三天两头找我算账，就是屁眼大的一点小事她也不会放过我，每次都打得我头晕耳鸣。对一个生性顽劣倔强的孩子来说，惩罚将意味着更大的反叛！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周边的秦欲晓、李想、孙洋他们都混熟